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复国英雄

——阿拉法特传

[美] 珍纳·华莱契 著
约翰·华莱契 译
吉 力



A1002480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 序

20年代末出生的阿拉法特刚刚成人，面对的就是犹太的复国、以色列的诞生与阿以持续不断的兵戎相见。在本世纪下半叶，在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不仅浸透了太多的枪声、泪水、苦难、鲜血，而且也孕育出了英雄与传奇。

几十载死里逃生，五十余次避过暗杀阴谋。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阿拉法特生命的花朵竟依然怒放，战斗的意志仍有增无减。这位血性汉子用他富于传奇的人生经历诠释了一个被欺凌的民族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坚贞气概。

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阿拉法特在领导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与错综复杂的内部阵营。由是在通往目标的征途中，他备尝失败的辛酸，但他没有沮丧更没有为堆积如山的困难所吓倒而是用钢铁的意志屡败屡战谱写了一曲英雄的悲歌。

“我左手持枪，右手持橄榄枝。巴勒斯坦人民追求和平，但请不要逼我用枪。”阿拉法特曾这样说过。面对巴勒斯坦人民长期不屈的抗争，以色列国内和平力量开始走上前台。巴以这两个近半个世纪的宿敌化干戈为玉帛，坐到了谈判桌前。为此，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特别授予为阿以和平做出杰出贡献的拉宾与阿拉法特。

本书作者是一对夫妻，他们担任多年的编辑，曾获多项新

闻杂志奖，目前任教于达特茅斯学院。为撰写本书，他们采访了约旦国王侯赛因、以色列前总理沙米尔等中东地区关键人物，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作者用生动的文笔展现了阿拉法特这位传奇人物神秘且充满危机的一生。

前 言

提起亚西尔·阿拉法特，许多西方人会说：这个人应该刮掉邋遢的胡须，换上平民的衣裳。在这些西方人的眼中，阿拉法特那洋洋得意的自信神情以及游击队制服，正符合他的形象。而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阿拉法特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热切拥抱更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反感。然而，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的心目中，阿拉法特是个圣哲：同样杂乱的胡须成为他拒绝服从传统中东领导者模式的标志；而“卡菲叶”头饰和手枪，正象征巴勒斯坦人为争取自己国土的奋斗决心。

为了了解阿拉法特，我们尝试了解他对于自己的看法，并从他本人、他的家人、朋友和敌人身上寻找线索。要了解旁观者如何看待阿拉法特，必须明白他们对于自己的定位——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叙利亚人以及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定位他们的利益、愿望、他们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的角色，以及近 50 年来历史对于他们所扮演角色的影响。

对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历史是一切问题的根据，他们都受制于其民族的历史环境以及影响。虽然有些人竭力想挣脱这层历史的枷锁，可是却徒劳无功。而对于像阿拉法特这样的人来说，尤其困难，因为他活在只有部分真理的世界中，暧昧不明是生存的前提。我们试着描述他所生存的环境，并非要将他的行为正当化，为他辩护，只是希望对他的行为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我们走访在这个区域之中所有曾经和阿拉法特打过交道的领导人，请他们提供第一手资料。我们发现，不论是以色列人、叙利亚人或者约旦人，他们都和阿拉法特一样，对于他们行为的正当性深信不疑。他们的观点深受其本土的文化以及传统背景所影响，而其狭隘的自我利益也往往和巴勒斯坦人相互冲突。因此，我们不得不加入影响他们看待阿拉法特这位深具领袖魅力和威胁性人物的历史背景因素。

对以色列人而言，阿拉法特的存在似乎不断在提醒他们：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并不能表示再一次的大屠杀不会发生。许多人都同意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艾维·帕兹拿的看法：巴解组织的真正目的是要在“我们国家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国家，作为侵略以色列的基地，直到以色列衰败后给予致命的一击。”虽然后来舆论已改变对阿拉法特真正意图的看法，然而，仍有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必须在巴解组织毁灭以色列之前，先消灭巴解组织。

对许多叙利亚人而言，阿拉法特也是个深具威胁性的人物。他是来历不明的暴发户，妄图攫取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中所保有的领导权。阿拉法特企图将阿拉伯世界整合于巴勒斯坦历史之下，使得许多叙利亚领导人“重建大马士革”的梦想濒于破灭。此外，彼此间的猜忌和嫌恶，也使得阿拉法特和叙利亚总统哈费兹·阿萨德之间的冲突愈趋激烈。

对约旦人而言，阿拉法特是个离散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对约旦向心力的危险人物。在许多巴勒斯坦人心目中，阿拉法特远比侯赛因国王好得多，而阿拉法特在约旦河西岸广受拥戴的情形，似乎不时在提醒侯赛因国王，无论他再如何努力，都难以回复哈希姆王朝昔日的光荣了。只要有阿拉法特在的场合，侯赛因就显得缚手缚脚；然而，如果没有阿拉法特的协助，侯赛因却绝对无法凭一己之力收复约旦在1967年6月“六日战

争”中丧失的领土。而巴解组织于1970年到1971年间在约旦制造动乱，以致酿成武装暴动，企图推翻侯赛因国王，造成两千人死亡惨剧的“黑色九月”事件，对侯赛因而言，当然更是个苦涩的回忆。

最后，对激进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信徒而言，阿拉法特是个腐败而虚伪的假圣徒。尽管他曾经是个光荣革命斗士，但如今却放弃武装斗争，尽说些毫无用处的外交辞令，甚至与西方国家共谋，企图让巴勒斯坦成为西方势力的永久殖民地。对于这些强硬派人士而言，以色列的存在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他们坚信以色列根本无权在中东地区立国。和阿拉法特不同，这些阿拉伯人始终不肯放弃解放历史上巴勒斯坦曾统治过的所有领土的努力。

阿拉法特要如何跨越以、巴之间这道既深且巨的鸿沟呢？在这个暴力、死亡和破坏如同出生和人的信仰一般普遍的地区之中，他将如何自处？华盛顿心理学家杰洛·波斯特经过长时间观察之后说：“阿拉法特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他能随着环境中不同的需要和要求随时改变自己，就好像液体因容器不同而改变其形状一样。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似乎有20个不同的阿拉法特存在。”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找出真正的阿拉法特，并了解他何以不仅能在这一充满敌意的地区中生存下来，还能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我们和每一位熟知他的人详谈：这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近亲、孩提时代的同伴、支持他和反对他的同一地区各国领袖、同族之中崇拜他以及视他为叛徒的巴勒斯坦人，当然还有他自己。借着这些人的眼睛，我们希望能了解：何以这位外表上看来粗野、急躁、满脸胡须的革命家能够“在黑暗的时代中发掘美德，带领巴勒斯坦人重返他们的黄金时期”（《纽约时报》特派员托马斯·佛瑞德曼说）。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我们走访了突尼斯、开罗、安曼、大马士革以及耶路撒冷，然后又回头重访一次。我们录制了无数小时的录音带，访谈超过100个关系人。在这段为期两年的过程中，我们的中心问题是：这位具有如变色龙一般适应环境能力的领导人，是否能应环境以及人民的需要而调整其自我定位，挣脱周边无数敌人的包围，为这个混乱无比的地区带来和平呢？本书并未获得阿拉法特的授权，然而，他和他的顾问们对于我们长达两年（从1988年2月到1990年夏天）的访谈却尽可能地予以配合。书中所有人的谈话，除少数经特别加工的部分之外，都引述自访谈所得录音之中。要说服阿拉法特谈及他的孩提时代以及早年生活十分困难，我们尽可能披露他这一生中，最不为人所知的生命片段。

多年以来，世上流传着种种有关阿拉法特的错误消息。有些是他的支持者，为营造他身世的神秘色彩而杜撰的，有些则是他的敌人，为打击其信誉而故意散布的。我们尽可能摒除种种谣传、反间情报以及恶意的流言，这些错误的消息有些是出于无知，有些则是出于故意的憎恶。

举例而言，有关他身世的各种说法，就足以说明阿拉法特其人的暧昧与矛盾。阿拉法特一直说自己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巴勒斯坦人，然而却有可信的说法认为，他是出生于开罗或加沙；另有人提出具体证明，主张他是出生于埃及。然而，我们遍访他的家人，却没有人支持这项说法。面对这种扑朔迷离的局面，我们试着为这位谜样人物的身世提出解答：阿拉法特可能如他所说的，出生于耶路撒冷，然而，基于某种令他深感难堪的因素（可能是有关他父母的婚姻问题），因而他始终未曾公开谈及他的身世。一位阿拉法特的近亲甚至对我们表示：有关他出生证明的文件根本是伪造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埃及大学的入学资格。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以人性的观点探究阿拉法特其人。时至今日，阿拉法特仍被许多人充满偏见地判定为恐怖分子，我们并不打算遮掩或美化他过去的事迹，只希望能将他真正的本来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避免使阿拉法特成为某些人心中想像的反射影像，或是一幅漫画。以色列作家伍瑞·艾夫奈瑞在几年前曾说过一句名言：“当新闻工作者用手中所握的笔把一个人‘非人化’的时候，这个人身上的血就会自动地爆裂四射。身为犹太人，我们应该最能了解这种痛苦，曾经一度，犹太人被人描绘为次等人类，当时，人们可以不需任何理由肆意屠杀这种次等人类。现在，当巴勒斯坦人被描绘为恐怖分子，人们可以任意枪杀他们、炸死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甚至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与人性尊严。”

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人类少流点血、多多认识其他不同的人。

目 录

译 序	(1)
前 言	(3)
第一篇 阿拉法特的神秘面纱	(1)
第一章 阿拉法特内心的秘密	(1)
第二章 哭墙	(35)
第三章 开罗青年	(58)
第四章 投身战斗	(68)
第五章 法塔赫的诞生	(82)
第二篇 以色列的恐惧	(89)
第六章 法塔赫的首次攻击	(89)
第七章 恒久的威胁	(96)
第八章 气焰高涨的恐怖主义	(108)
第九章 与埃及媾和，对黎巴嫩开战	(116)
第十章 约旦河西岸的问题	(123)
第三篇 叙利亚与黎巴嫩	(131)
第十一章 大马士革风云	(131)
第十二章 纳赛尔、哈巴斯和哈瓦梅	(139)
第十三章 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新 基地	(151)
第十四章 退出贝鲁特	(161)
第四篇 仇敌与兄弟之间	(170)

第十五章	侯赛因国王和哈希姆王朝·····	(170)
第十六章	黑色九月事件·····	(180)
第十七章	外交斗争·····	(193)
第十八章	再度受骗·····	(197)
结 语	·····	(208)
后记：和平的曙光	·····	(218)
新的一章	·····	(232)
旁观者眼中的阿拉法特	·····	(232)

第一篇 阿拉法特的神秘面纱

第一章 阿拉法特内心的秘密

希伯伦城，年老的阿拉伯小贩靠着小桌卖鸡，用流畅的希伯来语向《耶路撒冷邮报》的记者抱怨：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也居住过好几百年，他们也有权拥有这片土地。“犹太人说这片土地最早是属于他们的，这话没错，两三千年前，犹太人的确居住在这里。是谁毁灭了他们呢？是巴比伦人和罗马人，不是穆斯林，穆斯林是从罗马人的手中，夺取这片土地的，和犹太人没有关系。那么，到底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呢？”

这个问题和《圣经》一样古老。

故事得从大约 4000 年前说起。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买下这片土地，作为他和妻子撒拉死后的墓地。《创世记》记载了这项人类历史上第一笔土地交易，这片土地就是希伯伦。距离耶路撒冷南方 20 英里，距海平面高度 3000 英尺的“犹太人山”，依据圣经记载，埋葬着亚伯拉罕、撒拉、他们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妻子利亚。

犹太人从以撒追溯到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阿拉伯人却从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的女仆夏甲所生的私生子以实玛利身上，追溯到其祖先也是亚伯拉罕。直到今天、巴勒斯坦人甚至还宣称他们和其他阿拉伯人、是属于不同的民族，他们的祖

先甚至较古希伯来人的年代更为久远。迦南人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 3000 年就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并建立梅吉度·哈特卓尔以及耶路撒冷等城市，而巴勒斯坦人却讲他们的祖先从迦南人走后，就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铜器时代（公元前 1500—1200 年）晚期，即摩西率领希伯来人从埃及出走之际，那时迦南还是介于埃及帝国和小亚细亚西台帝国之间的战场。到了铁器时代初期（公元前 1250 年），以色列人开始定居迦南。

100 年后，腓利斯汀人从克里特岛和地中海其他岛屿侵入这个地区，在迦南的南岸建立地盘，并且成立了由加沙、阿斯科隆、阿斯杜、埃克隆和吉拉等 5 个城市所组成的联盟。“巴勒斯坦”这个名词，就是从“腓利斯汀人”演绎而来的。

公元前 1000 年，大卫领导以色列人打败迦南人和腓利斯汀人，在南方建撒马利亚城，在北方建加利利城，创立了古老的犹太王朝。在希伯伦举行加冕大曲后，大卫巡行到耶路撒冷，命他的儿子所罗门建立犹太第一座大教堂，并以此地为犹太人的国家和宗教都城。

此后 1600 年间，犹太人先后被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埃及及罗马人统治过。不过，直到巴比伦被逐，波斯人统治犹太人之时，所谓“重返古犹太神政”的梦想仍未出现在犹太圣经里。公元前 70 年，罗马人拆毁犹太第二座大教堂，犹太人全都被迫离开耶路撒冷，此后将近 2000 年，犹太人流亡在中东和世界各地。

至于犹太人首次在巴勒斯坦居住的时间，是在公元 132 年，当时，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命令犹太人领袖朱达亚率其部分族人，迁往巴勒斯坦。此后的 1384 年间，犹太人都在拜占庭帝国统治之下，而巴勒斯坦也一再遭到异族的入侵，包括：公元 614 年波斯人，以及以巴格达为基地的埃巴斯帝国、埃及

的非蒂玛王朝、土耳其的塞尔朱克王朝、十字军、马姆鲁克王朝等部族军队的践踏。公元 1516 年，奥斯曼人占领巴勒斯坦，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犹太人被归类为回教徒所属的少数民族。尽管有部分学者一直认为在 19 世纪中叶时，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中，犹太人是人数最多的民族，然而，无论如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英国占领巴勒斯坦时，耶路撒冷的居民中，有 90% 以上是阿拉伯人。

在穆斯林教徒的圣经——《可兰经》之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耶路撒冷的名字。《可兰经》在叙述穆罕默德的故事时记载：有一天晚上，穆罕默德被天使长加百利唤醒，他骑上一匹长着翅膀的飞马，和加百利一起来到“马士加德·阿尔·阿克沙”（《可兰经》中所描述“最遥远的地方”）。就在这里，穆罕默德和加百利一起升天，见到上帝，并为他的穆斯林子民带回了上帝所颁布的诫命。依据伊斯兰教徒的说法，《可兰经》这一段记载中的“马士加德·阿尔·阿克沙”（最遥远的地方），这是指耶路撒冷而言；建于索罗门大教堂旧址之上的“阿尔·阿克沙”清真寺，则是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时至今日，为数超过七亿的穆斯林，都把耶路撒冷视为地位仅次于圣城麦加（穆罕默德的出生地）以及麦地那（穆罕默德于公元 622 年升天之地）的圣地。

新兴的伊斯兰教在穆罕默德于麦加升天之后的 10 年间快速地传布着，很快便流传整个阿拉伯世界。在穆罕默德于公元 632 年去世之后的 100 年间，阿拉伯人征服了西起西班牙、东到印度的广大领域，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成为回教帝国的中心地带。

然而，依据犹太教的说法，上帝却把这片土地许诺给了他的选民——犹太人。《圣经》上记载，上帝告诉约书亚：“渡过约旦河，你和你的子民就会到达我许诺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土

地。正如我曾对摩西所说的，你们的双足所踏过的所有地方，都是我应许你们之地。这许多旷野之地，从黎巴嫩沿着大河（幼发拉底河）而上，包括西台人的土地，到大海（地中海）之滨，直到落日西沉的地方，全是我应许你们之地。”

如此一来，经过 4000 年之后，这片土地究竟应该算谁的呢？它是属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后裔，建立索菲亚大教堂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属于以实马利的后裔，追随先知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呢？

如同流浪民族贝督因人一样，亚西尔·阿拉法特搭乘着飞机在全世界各地奔波着。他暂时的居所，就是这些从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科威特、突尼斯或者沙特阿拉伯借来的小型喷气机。机上乘客的座位不超过 11 个，在阿拉法特的命令之下，穿梭于北京、巴格达、阿的斯亚贝巴等城市之间。“相信我，”他悲哀地说，“我这一辈子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地面上的还要多。”

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刚结束一趟长途旅行返回突尼斯。“5 天的行程之中，飞行的时间一共是 $50\frac{1}{2}$ 小时，”他的足迹踏遍朝鲜、柬埔寨、北京、河内和孟加拉等地。还顺道访问阿富汗，与亲苏联的政府军以及反政府的游击队的领袖们分别会面，成功地说服游击队释放一名美籍摄影记者。

阿拉法特自己曾是巴勒斯坦游击队的队员，现在却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到处协助解决争端，释放人质。对于其他地区的人民虽然贡献不少，然而，他却始终未能为自己的同胞带来和平。“真正的和平，是要有勇气的人才能获得的”他说。阿拉法特或许自认为是个勇者，然而，却有许多次和平的机会从他的指缝之间溜掉。不过，无论如何，他始终能在各种事件之中，将自己置于众人注视的焦点。

为了安全理由，他的座机由私人驾驶员担当飞行任务，并且，在飞机起飞之前，对于本次航行的目的地，采取绝对保密的措施。他平常绝不涉足像是电影院、餐厅这类公共场所，他甚至无法记起他最后一次在餐厅用餐，是什么时候。

无论到哪里，现年 61 岁的阿拉法特，都只吃他的贴身助手为他准备或检查过的食物。然而，还是不断有人企图要毒死他。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 1970 年的黎巴嫩，当时，他的一名助手在米饭里放置了致命毒药。“那件事是以色列人摩萨德搞的鬼。”阿布·伊阿德，巴解组织的第二号人物这样说。

阿拉法特旅行的随身行李十分简单。他的衣橱里有一件防弹衣、一件旧的蓝色运动服（另有一件新的，是黄、蓝相间的颜色）、一只劳力士表、一双贝利长统靴、一件破旧的英国陆军军用外套、长袖羊毛内衣，还有一大堆乱衣服。他另有 5 套几乎一模一样的制服，是在突尼斯订做的。长裤和胸袋烫得十分平整，挂满肩章的长袖衬衫共有 5 件，其中 3 件黄褐色的，是夏季制服；另外 2 件卡其色的，则是冬季制服。此外，他还有一件穿了将近 20 年的旧制服，是用于某些特殊或者正式场合的。他的这些游击队制服，对于他的同胞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象征着他苦行僧一般的游牧民族生活。

阿拉法特还记得他最后一次穿着西装，是在 1986 年。当时，他在前往阿尔及尔的途中，在巴黎停留一夜。“我不能穿着这身服装在街上走动。”他说着，低头看着他身上的游击队制服。从那以后，这位身高 5 英尺 4 英寸，腹部微凸的巴解组织领导人，就一直穿着这种游击队制服。不论他是会晤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穿着军装的领袖，或是与穿着传统“耶拉巴斯”服饰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举行高级会晤，或者与西方国家领袖进行磋商，他始终穿着这身制服。

参加国际性集会时，其他国家的与会元首有的戴着帽子、

有的戴着王冠，也有人头上空无一物；但是，唯独阿拉法特头上始终戴着用黑白双色棋盘型的布折叠而成，形状有如巴勒斯坦地图，呈锯齿状的“卡菲叶”头饰。“我用它来代表我个人的风格，阿拉法特式的风格，是吗？”他微笑地说着，并用手触摸着他头上那著名的标记，“从来没有人用这种头饰作为个人风格的代表，这是我个人特有的风格。”他重复强调地说。

阿拉法特也为他那满脸的络腮胡子辩护，有人谣传，他那撮杂乱的胡须是为了遮掩皮肤病。“我喜欢这个样子，”他笑着说，“每三个月，我都会找理发师来把胡须修剪一下，不过，我从没想过要把它们刮掉。”

在突尼斯，阿拉法特现在的根据地，却没有任何有关阿拉法特的明显标志。墙上并没有挂着阿拉法特的肖像，空中也看不见巴解的旗帜。突尼斯是个极为宁静的城市，一幢幢整洁的白色宅邸，整齐的深蓝色宅门，映照着沙滩上金色的阳光，恬静地坐落在蔚蓝的海畔，构成这个闻名的地中海港市。突尼斯不像邻国阿尔及利亚，为了独立与法国进行了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他们是以和平的方式赢取自己的自由。也因此，突尼斯人似乎遗忘了在他们的城市里，住了许多巴勒斯坦的革命战士。人们安详地聚集在咖啡店里，抱怨政治以及衰败的经济景气，并得意地嘲笑他们那因盛产石油而致富的利比亚邻居，还得大老远跑到突尼斯来采购一些冰箱、电视机等家庭用品。

然而，在突尼斯平静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汹涌的暗潮。这座城市已经变成巴解组织领袖们，自从1982年夏季被以色列人逐出黎巴嫩之后，新的政治战场。在漂亮的别墅外，布满了漆着红、白条纹的哨所，带枪的突尼斯士兵和巴勒斯坦战士穿梭其间，正显示了潜伏在巴解组织各领袖身旁的重重危机。虽然如此，这些拥有优美庭园的豪华宅邸，依旧布置着名贵的东方地毯，以及整柜的威士忌酒。

当我们问及巴解组织中任何一名领导者的住处时，他会告诉你一个突尼斯市豪华宅邸的地址。然而，阿拉法特却一直居无定所，甚至经常在半夜随兴迁移住处，危险从未离开过阿拉法特，好几个世界一流的暗杀组织，都曾不只一次地企图夺取他的性命，他只好秘密而频繁地更换居所，不仅在突尼斯如此，在全世界各地也是一样。

阿拉法特是昨天夜里，才搬到这幢突尼斯市郊，拥有一座眺望台的白色豪华别墅。这幢别墅坐落于高级住宅区，隔邻住着一些他国的外交官和富商，这时早已沉沉入睡，偶而有警车经过或者晚宴迟归的人回来，才会短暂地打破这里的宁静。不过，当阿布·阿玛（阿拉法特的支持者对他的称呼）来到此地后，这里仿佛突然变成了一个交战地区。

街道笼罩在一片阴森的黑暗中。街角的路灯已经熄灭，两旁的房子更显得阴暗。大约 12 人的安全卫队，分布在这幢停有旧型奔驰汽车和 BMW 跑车的停车场周围。他们叼在口里的香烟，是黑夜中唯一的光亮。他们的肩上扛着苏联制“卡他什尼科夫”冲锋枪，腰间的皮套里放着捷克制“天蝎星”手枪，他们的任务，是要防卫任何攻击阿拉法特的行动。这些攻击行动可能来自以色列、叙利亚，甚至是巴解组织里的极端分子。这个直属阿拉法特的第十七安全卫队，曾经数次遭到恐怖分子的攻击，现在，他们正以平静的语调，盘问并搜查每一个要进入别墅访问阿拉法特的人。

在这幢占地广大但家具稀少的屋子里，气氛显得有些凝滞。每个桌上的烟灰缸都装满烟灰，烟蒂则丢得到处都是，保镖们在空荡的屋里走动，一边旋转着手上的枪，以打发无聊的时间。由于烟瘾极大，他们也容易口渴，因此，他们的饮水量也很大。他们饮水的方式，和贝督因游牧民族一样，是不经嘴唇，直接把水倒入口中。